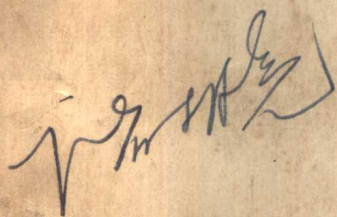


巴甫洛夫業績中的 病理生理學問題



人民衛生出版社

巴甫洛夫業績中的病理生理學問題

И. И. 果里尊托夫 著

譯 者

劉樹鐸 奇 光 高 皆 吳景略

王玉琛 李自然 曹璽環 王學武

校 者

慶太平 龐其芳 陸如山

人民衛生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Проф. П. Д. ГОРИЗОНТОВ

**ВОПРОСЫ
ПАТОЛОГИЧЕСКОЙ ФИЗИОЛОГИИ
В ТРУДАХ И. П. ПАВЛО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ДИЦ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ЕДГИЗ —1952—МОСКВА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蘇聯富有多年教學經驗的一位醫學教育家 И. Д. Горизонтов 所著述的。書內主要是闡述 依·彼·巴甫洛夫在創立新的病理生理學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巴甫洛夫本人和他的最親近學生的著作中所有關於病理生理學的材料。本書共分八章：巴甫洛夫與病理生理學、遺傳及體質問題、病原學及發病原理問題、血液循環病理生理學問題、消化病理生理學問題、肝臟病理生理學問題、低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問題和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問題。本書突出的優點是，在每章終了都有一個小結論，全書末了還有一個短篇的總結，這對讀者較快地和較容易地掌握這方面的知識將會有莫大的幫助。所以這本書不僅對病理生理學者和生理學者，就是對廣大醫師來說也是極有價值的一本書。

巴甫洛夫業績中的病理生理學問題

書號：1632 開本：787×1092/25 印張：15 $\frac{1}{5}$ 插頁1 字數279千字

劉 樹 鐸 奇 光 等 譯
慶 太 平 龐 其 芳 等 校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字 第 〇 四 六 號
北 京 崇 文 區 綏 子 胡 同 三 十 六 號

北 京 市 印 刷 二 廠 印 刷 ·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1955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數：1—7,000 (北 京 版) 定 價：(7)1.55 元

原 序

在討論巴甫洛夫院士生理學問題的蘇聯科學院與蘇聯醫學科學院聯席會議上，貝柯夫院士在其報告中說：「如果我們把整個生理學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巴甫洛夫前階段和巴甫洛夫階段，那就更正確些。」這個原則不僅適用於生理學，而且也同樣適用於醫學的其他理論科目。

在病理學方面我們也能同樣地劃分巴甫洛夫前階段和巴甫洛夫階段，因為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巴甫洛夫學說的理論基礎就是病理學進一步發展的開端。正是巴甫洛夫的學說才使那根深蒂固的形態學的概念被另外的理論所代替，這些理論標明着病理學走向生理學方向的時代。但是精通我國生理學家久已探討的這些新的原則，是不能自然而然就可以達到的。如果從生理學中等待着適合於醫學中任何一個專門科學特點的現成方案，那是愚蠢的。必須根據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聯席會議所作的決議，創造性地進行重新審查材料，以便在巴甫洛夫神經論的基礎上建立病理生理學。

只有當我們充分地掌握了巴甫洛夫偉大的遺產之後，才可能正確地解決所提出的這一問題。巴甫洛夫的著作是一座寶庫，其中不僅藏有大量關於生理學的，以及構成其學說基礎的事實材料，而且有許多直接涉及病理學問題的理論。

但是掌握巴甫洛夫學說是有一定困難的，第一，因為巴甫洛夫學說牽涉到生理學上的問題極廣，這些問題對於非生理學專家有時難以理解。第二，巴甫洛夫及其學派創造性活動所獲得的成果記載於大量的著作中。而且有些章節（如消化的，肝臟的，植物神經系統的病理生理學）尚未系統化。第三，僅僅知道個別的生理學材料是不夠的，必須能正確地闡明這些材料對於病理學問題的意義，這只有在病理學家和臨床學家共同努力下才能完成。

可惜，巴甫洛夫學說幾乎沒有以病理生理學問題的觀點被系統地研究過。只有巴甫洛夫最親近的學生依凡諾夫-斯莫稜斯基氏的精湛的論文「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概論」例外。這篇論文分析了巴甫洛夫學說最主要的部分，但是也沒有詳盡地討論巴甫洛夫著作中的全部病理生理學問題。

但是為了把醫學思想奠定在這偉大生理學家的真正的唯物主義學說的

基礎之上，不僅必須精研高級神經活動的生理學和病理生理學，而且必須精研巴甫洛夫所注意的其他病理生理學問題。

我們把巴甫洛夫著作中的材料劃分為適當的章節，但是應當預先說明，這樣地把問題按章節劃分開來，是有一定程度的勉強性的（特別是關於低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的那一章）。我們也收集了巴甫洛夫學生們在巴氏領導下所作的那些直接涉及病理生理學題目的一些著述。

在分章系統整理的材料中，我們盡可能將巴甫洛夫學說的基本原理對病理學的意義介紹給讀者。當然，我們所提出的著作可能只有輔助的意義。為了深入研究巴甫洛夫的學說，我們建議讀者首先去找巴甫洛夫的原著。

分析病理生理學問題的時候，我們認為應當收集遺傳和體質的，病因學和發病原理的一般性問題。必須這樣作的原因，首先是因為不說明我們對以上問題的態度，那末對病理學其他部門的闡述就可能不够完備；其次必須經常考慮到一九四八年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的八月會議和一九五〇年蘇聯科學院和蘇聯醫學科學院的聯席會議所貫穿着底共同的思想，這一共同的思想在於揭穿偽科學的概念和確立我國生理學和生物學底先進的及真正唯物主義的作用。

我們不向讀者隱瞞，從病理學問題中正確地闡述巴甫洛夫的思想，對於我們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自然還可能有錯誤，對於發生的錯誤要以批評來改正。

醫學界廣大的羣衆和學生們希望知道，應當怎樣來了解建立在巴甫洛夫神經論基礎上的病理學問題。即在某種程度上滿足這些希望，並完成科學院聯席會議的決議的這一真誠願望，是我們進行這一工作的基本鼓舞力量。



譯者的話

自從全國醫學界掀起了學習巴甫洛夫學說的熱潮以來，衛生工作同志都渴望着儘多儘快地看到自己所需要的蘇聯文獻。但在目前，俄文書刊供不應求，而一般醫務人員往往又爲俄文程度所限，雖有原書，閱讀也恐怕不無困難，因此，將這種蘇聯醫學書籍譯成中文對廣大讀者一定會有所幫助。

目前有關巴甫洛夫學說的蘇聯文獻非常豐富，而且此後必將日益增多；但是以巴甫洛夫的觀點有系統地全面地論述病理生理學各種問題的文獻，據譯者所知，目前還不多見。譯者在蒐集中，意外的看到了И. И. 果里尊托夫教授所著的「巴甫洛夫業績中的病理生理學問題」這本書。由標題上就可以看出，這正是我們目前極爲需要的材料。初步翻閱以後，便覺得這本書不但符合譯者的需要，而且對於那些願意系統地了解巴甫洛夫著作中有關病理生理學各種問題的同志來說，也是很有幫助的一本書。爲了使更多的同志能較快地讀到該書，所以未經精讀，就決定把它譯成中文出版。於是，本書的翻譯過程也就是譯者的精讀過程。

翻譯甫畢，又見雜誌上刊出了B. A. 尼高夫斯基教授對該書的評論^①。尼氏全面地提出了該書每一章的優缺點，例如對於講述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的第八章他指出：「И. И. 果里尊托夫是一位富有經驗的醫學教育家，他找出了敘述巴甫洛夫關於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說的獨特方法，而且根據這一學說作出了自己的結論，能够用通俗明瞭的形式敘述這些極其繁難的問題。」^②尼氏詳細地列舉了該書的一些缺點，甚至指出某些地方措詞的不當，但他也肯定了該書總的價值。例如尼氏寫道：「著者不僅限於敘述巴甫洛夫和他的學生關於病理生理學問題的一些基本概念，而且在每章之後還根據這些概念做出簡短的結論。這是責任重大、又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這也可以說是他的功績。所做的結論無疑地將會幫助所有研究巴甫洛夫著作的同志們較容易且較迅速地掌握巴甫洛夫關於病理生理學問題的基本觀點。」^③最後尼氏說：「全書都貫穿着一個基本原則：不僅在正常生理學裏，而且在病理生理學裏也應劃分巴甫洛夫前期和巴甫洛夫時期。強調指出巴甫洛夫學說對病理生理學所起的巨大作用。應當認爲這本

註 ① Архив патологии 卷XV, 5, 1953, 89頁。 ② Архив Патологии XV, 5, 1953, 93頁。 ③ Архив Патологии 卷XV, 5, 1953, 94頁。

書不僅對於病理生理學者和生理學科學工作者，而且對於我國廣大醫師也是最有用和最有價值的。7 ⑤

尼高夫斯基教授的書評鼓舞了譯者把本書獻給讀者的勇氣。

我們對巴甫洛夫學說原來都是初學，中文和俄文水平並不算高，翻譯的經驗又非常缺乏。在翻譯的過程中，只有共同努力認真負責，互審互校。爲了不致歪曲著者原意，有些地方稍稍犧牲了文詞的流利而採取了較爲呆板的直譯。我們覺得沒有十分把握，翻譯後容易失真的地方，以及中文文獻上從未見過，不得已而由我們自己所杜撰的名辭，都在後面附上了原文；有幾處甚至直錄原文而不加翻譯。

人民衛生出版社的編輯同志，不但由開始就支持我們的工作，而且在初稿完成以後，又聘請了三位同志在百忙中予以協助，對照初稿細心負責地加以審閱和修改，並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這不但使譯文更加正確通順，而且教育了我們，並增加了將本書出版的信心。爲此，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謝意。

最後，我們提出一點要求：限於翻譯的水平，本書最後譯稿中，可能仍有某些錯誤之處，熱切地期待讀者給予批評與指正。

目 錄

原 序.....	(1)
第一章 巴甫洛夫與病理生理學.....	(1)
第二章 遺傳性及體質問題.....	(27)
第三章 病因學和發病原理問題.....	(65)
第四章 血液循環病理生理學問題.....	(97)
第五章 消化的病理生理學問題.....	(135)
第六章 肝臟病理生理學問題.....	(206)
第七章 低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問題.....	(221)
第八章 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問題.....	(239)
總 結.....	(303)
附 對 [巴甫洛夫業績中的病理生理學問題] 一書的評介.....	(310)
譯者的話.....	(319)

第一章

依凡·彼得洛維奇·巴甫洛夫與病理生理學

普通病理學講座。巴甫洛夫對於病理生理學的態度。巴甫洛夫工作的方法和方法學的特點。巴甫洛夫以前時期神經論的批判。臨床和病理生理學的聯繫。

人所共知，巴甫洛夫是高級神經活動病理生理學的創始者。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確認整個現代病理生理學的創立是與巴甫洛夫的名字相聯繫着的。這個事實是有原則性的意義的，因此我們認為必須首先提到它。

在巴甫洛夫以前病理生理學也在某種程度上被研究過。В. Пашутин 氏所著的我國最初的病理生理學教本之一叫做「普通病理學（病理生理學）講義」。此書的第一版在1878年就已經出版了，那時巴甫洛夫只是剛開始他的科學活動。但是完全有根據確認巴甫洛夫才是整個現代



А. М. Филомафитский

病理生理學的創始者。這只有在我們充分地、明確地領會巴甫洛夫學說在創立理論基礎中的作用和他的方法原理在發展現代病理生理學中的意義時，才能夠了解的。

爲了闡明巴甫洛夫在我國病理生理學發展中的作用，有必要談一談這一科目在醫學教育系統中發源的問題。

病理生理學是在普通病理學講座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俄國普通病理學的講授是從最早的莫斯科大學設有醫學教育初期開始的，莫斯科大學醫學系最初的教授之一是 Семен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Зыбелин 氏(從 1764—65 學年起)。在 Зыбелин 氏講授科目表中也有普通病理學。

當時病理學是由病理學各論(講述各個疾病)和病理學總論(講述許多疾病所特有的「發作」和症狀)所組成的。



В. В. Пашутин

的路徑的演講中就以實驗的方法來證明空氣對於有機體的意義。



А. Б. Фохт

當時在病理學中收集科學材料的主要方法是單純觀察患者。因此在醫學系成立最初的 70 年中普通病理學是在臨床課內講授的。但必須認識到我國病理學的顯著特點，就是在當時已經走上了和外國病理學不相同的獨立的道路。

Зыбелин 氏當時就已經想法用實驗來證明自己的理論證據。例如 Зыбелин 氏在 1766 年，在其「關於空氣在人體中的作用及其進入人體

3

КРАТКОЕ НАЧЕРТАНИЕ

ОБЩЕЙ

АНТРОПОПАТОЛОГИИ

АДЪЮНКТ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ГО МОСКОВСКА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ОКТОРА МЕДИЦИНЫ

Козьмы Лебедева.

ДЛЯ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УЧАЩИХСЯ.

МОСКВА

ВЪ 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ТИПОГРАФИИ

1832.

圖 1 我國最初普通病理學教科書原書的扉頁

他發現肺在散熱中的作用並正確地確定空氣能從肺進入血液。

應當指出著名的臨床家 И. С. Дядьковский 氏的學生 К. В. Лебедев 氏所著的普通病理學原著一書，該書出版於 1832 年（圖一）。這第一部普通病理學教本就已貫穿了唯物主義的思想，



И. И. Мечников

它是世界文獻中論述人體病理學的最初嘗試。因此這本書就叫作「普通人體病理學」（Общ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я）。

從 1835 年到 1849 年，在莫斯科大学醫學系中普通病理學是由 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教授擔任講授，他領導生理學和普通病理學講座。他是自然主義哲學思想的熱烈反對者，當然不能在臆測的結論上建立普通病理學這門課程。他認為觀察和實驗是一切科學知識的基礎，也包括

醫學在內。關於 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氏的理論性的見解可從他反對自然哲學的批判性的言論中來推斷。他認為自然哲學給學者帶來很大的害處：「（1）養成他們對於事物的抽象觀點，輕視那極為正確的觀察的優點；（2）憑臆測提出的證據，使健康的批判的感覺變為遲鈍，這種批判要在自然物質中尋求與實驗相符合的真實的證據；（3）產生的體系和理論常和實驗與觀察相矛盾。」^①

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氏很注意對於病理學十分重要的輸血問題，並根據他的實驗和觀察寫出卓越的論文。他所研究的輸血儀器，在其原理上許多地方是現代儀器的先驅。

註 ①引自 Х. С. Коштованц 氏「俄國生理學歷史概論」М, 106 頁, 1946 蘇聯科學院版。

在 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的時代裏我們就已經在學科的名稱中不僅見到「普通病理學」，而且也見到過「病理生理學」。從他經常使用的學科定義中可以看出，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氏所希望建立的普通病理學，不是一種只對臨床現象作理論分析的抽象議論的學科，而是正常生理學的自然繼續的一種科學。因此可以認為 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氏把普通病理學定名為病理生理學決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他對生理學的理論觀點所必然產生的結果。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氏於其創造力正旺盛的時候死去了，因此對於普通病理學的發展只能作出不多的貢獻。尤其是在普通病理學中，貫徹生理學的方向上，受到蓬勃發展的病理解剖學的阻滯。病理解剖學在



А. А. Богомолец

上一世紀中葉從 R. Virchow 氏創立的細胞病理學開始，很快地就在病理學的一切理論問題上佔了統治的地位。

Филадельфитский 氏死後，莫斯科大学中的普通病理學的講授是由 А. И. Полунин 氏來擔任的。他在 1849 年領導了重新組成的病理解剖學講座。普通病理學的發展應歸功於他。他在 1869 年首先組成獨立的普通病理學講座，並把它和病理解剖學分開了。

Полунин 氏極其了解實驗在病理學中的重要性並且在刊物上加以宣傳，但他本人是一個形態學者，未在他的病理學講座的工作中建立起實驗性的生理學的方向，這個講座是由他領導到 1880 年。

當時可以看到在俄羅斯有兩個學派。這兩個學派在我國生理學先進思想的影響下開始用實驗生理學的方法來研究普通病理學理論問題。這兩個學派就是謝切諾夫的學生 Пашутин 氏的學派

和莫斯科大學普通病理學講座 Полуниин 氏的繼承者 А. Б. Фохт 氏的學派。

В. Пашутин 氏先在嘉桑從事研究，後來在彼得堡軍醫科學院繼續工作。А. Б. Фохт 氏先在莫斯科大學普通病理學講座中工作，後來在莫斯科第二醫學院。這兩個學派的作用均有文獻記載。（Ф. А. Андреев, П. А. Понотковский, П. П. Веселкин）

當時除這兩個學派以外，將實驗運用在病理學中是做得非常不夠的。主要解決病理學問題的方法仍然停留在臨床的和形態學的方法上。由於病理解剖學的成功，這種方法的作用愈益增大。同時普通病理學的講授常常委託於病理解剖學家。因此巴甫洛夫在 1899 年紀念包特金（С. П. Боткин）的演說中說道：「不能不引為遺憾的是，作為純粹實驗科學，作為病理生理學的病理學（重點係著者所加）處處都還沒有取得它應有的地位。有時它附屬於病理解剖學，有時在普通病理學的大綱中就找不到，病理解剖學的方法和實驗病理學的方法相差懸殊，因而實際上在大學教學環境的條件下，二者却能在同一個人，同一個地方，在平等的，合法的權宜上無所抵觸」。^①

巴甫洛夫在這篇演說中，肯定的表示了在普通病理學中應用實驗方法的必要性：「……在現在所謂的普通病理學中，重心應當放在實驗病理學上，放在用實驗方法對疾病過程的分析上，而不是放在從局部病理學得來的那些事實的結論或其抽象的概念。因為後者常常只是把局部病理學的材料換個方式羅列出來而已」。^②

普通病理學往往採用局部病理材料的理論綜合之，正像巴甫洛夫所述，不用實驗來檢查自己的結論，是不能指望未來的。巴甫洛夫講道：「當出現在實驗室的病理現象的實驗研究法成為惹人注目的有效方法的今天，普通病理材料的口頭議論不可能有很大的科學價值」。^③

雖然當時 И. И. Мечников 氏著作中的我國病理學的成就已

註 ①巴甫洛夫全集，卷Ⅱ，358頁，1946年版。 ②巴甫洛夫全集，卷Ⅱ，358頁，1946年版。 ③巴甫洛夫全集，卷Ⅱ，358—359頁，1946年版。

經得到世界的公認，然而已經由巴甫洛夫本人和他的學派卓越的研究證實了的巴甫洛夫的先進思想，在極端保守的帝俄環境之下，未曾獲得應有的發展。

И. И. Мечников 氏以實驗的方法研究了一系列關於免疫與發炎的問題，開創了新的科學部門——比較病理學。

革命前許多大學的學院講座（Пашутин, Фохт, Подвысоцкий, Богомолец）都力圖創立病理生理學，作為醫學教育的基礎，代替普通病理學，這些努力不但沒有得到良好的效果，而且這樣改造的必要性本身也沒有得到承認。

只有在蘇維埃時代，才開始以巴甫洛夫病理生理學的精神來改革普通病理學所有的講座。由於 А. А. Богомолец 院士和 С. С. Халатов 教授的建議，大學中的普通病理學講座在 1924 年改名為病理生理學講座，這無疑的是我國病理學的極大成就。

因此從 1924 年起，在蘇聯高等的醫學院校中就出現了新的，年輕的科目——病理生理學。自然，這不能不引起一定的反對，有些人甚至認為「病理生理學」這個名詞本身就生硬不通。斯別蘭斯基（А. Д. Сперанский）氏斷言：「病理生理學這個名稱，不僅粗暴，生拼硬湊，使人聽來刺耳，而且實質上就不合理」。^①

另一些人認為講授病理生理學以代替普通病理學將要影響病理學一般問題的發展。其實病理生理學絕對沒有排除這些問題，它只是在其研究計劃中預先肯定實驗生理學方法的意義。

第三種人以反對標新立異為藉口，提出取消病理生理學講座，堅持主張在病理解剖學講座下恢復普通病理學。因此莫斯科第一醫學院病理生理學講座的教授 С. И. Чечулин 氏在 1934 年正月寫信請教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在回覆 Чечулин 氏的信中強烈地抗議，他寫道：「絕不這樣。病理生理學不能夠也不應該只是病理解剖學的附屬品。這在今天來說簡直是不可原諒的舊觀念。」

要記住，光榮屬於我們，因為我們是首先極其成功地把病理生理學從病理解剖學講座中分離出來，獨立一科，奇怪的是，在

註 ① А. Д. Сперанский 氏醫學理論建設的要害，324 頁。ВИЭМ.